



煤矿的大门经常紧锁,矿工面对企业的态度,感到十分无助。

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求求你!赔偿我

章丘一煤矿60多名矿工患尘肺求工伤补偿 矿上却要求他们先签协议放弃企业补偿

本报记者 刘雅菲

受伤的肺

煤矿里60多名工人被诊断为尘肺

“先是打眼,然后放炮,放完之后用风扇稍微一吹接着就进去干活,拿铲子把煤铲上传送带。”章丘李福煤矿的矿工裘普平说起了他每天的工作状态,“在那里面风扇吹也没什么用,里面飘的都是煤尘。”在这种连呼吸都很困难的地方,裘普平一干就是15年。

在工作的前12年里,裘普平从来就没有采取过防护措施,“从矿井里出来,鼻子嘴里全都是黑的,连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。”直到2012年,矿上才开始给矿工发防尘口罩,“三个月发一回,用了那东西能稍微好点,但鼻子嘴里还是黑。”

2014年12月15日,李福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,矿上停工了,裘普平的工作也暂停了,但这份工作却给他的后半生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。2015年2月,他和60多名工友一起到山东省职业病医院检查,最终被确定患上尘肺病,这

是种在煤矿工人中十分普遍的疾病,他这时才知道自己平时为啥老感觉喘气喘不到底。“我是煤矿尘肺一期,我们都上网查过了,这种病就等于绝症,治不好,我们自己也看不起。”

同裘普平一样,常年的井下工作,让其他60多名矿工也全部被诊断为尘肺病。在后来的工伤鉴定中,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他们认定了工伤,并且分别被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、七级伤残。

“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以后,我们家那口子在外面转悠了半宿才回家,”郭现冬对记者说起她的爱人王锡玉,43岁的王锡玉也被诊断为尘肺病,“我们家两个孩子,一个上高中一个上二年级,都靠他干活养着,听说他得了这个病以后不能干重活,我家老大还跟我说:‘妈,俺爸以后也不能干重活了,要不我不上学了吧。’”

不平等协议

工伤保险补偿成企业筹码

如果说在这60多名矿工的不幸里面还有一丝幸运,就是他们都曾缴纳过工伤保险,虽说缴纳时间不长,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他们能获得部分补偿。

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,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六级伤残的,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月支付伤残津贴,标准为本人工资的60%;还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,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。难以安排工作的,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,标准为本人工资的60%,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,被鉴定为七级伤残的工人,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伤残等级领取13个月的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。同时,六级、七级伤残的职工,在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,都可以领取到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,并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

这些条例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补偿,要起来却没那么容易。“现在矿上干不成了,我就想把应该拿到的补偿拿回来,先去把病治好。”李师义被鉴定为七级伤残,如果要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,他

可以拿到由工伤保险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,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由李福煤矿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

由工伤保险支付的这两部分补偿,却成了煤矿的筹码。在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,李福煤矿给了李师义和工友们一份职业病赔偿协议书,协议中规定,乙方(也就是矿工)现缴纳社保的,由甲方给予办理社保赔偿金额,赔偿金额全部付给乙方,企业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

“这就是说,我们只能拿到工伤保险给的补偿金,矿上不给补偿那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了。矿上跟我们说,如果不签这个协议,连工伤保险补偿的钱也拿不到。”李师义告诉记者。

9日,记者同矿工们一起来到章丘市人社局,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目前李福煤矿矿工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,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都已经到人社局了,发放的话需要煤矿上报材料。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虽然不需要解除劳动合同,但也需要矿上上报材料。“你们现在矿上的工伤保险已经都停了,所以这两部分钱是一起支付,报上材料以后你们跟企业签个协议,需要单位同意才可以把钱支给个人。”

四五十岁,对于农村的男性而言,正是赚钱养家的壮年时期,而济南章丘李福煤矿的60多名矿工却在这个年纪被检查出患上了尘肺病。疾病让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,但他们在寻求工伤补偿过程中的遭遇,却比呼吸还要沉重。



矿工都有伤残证明却拿不到赔偿金。

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艰难维权 历经九个月拿到仲裁书,企业直接翻脸

“企业让签的协议很明显是不合理的,可是现在我们如果不签,就什么钱都拿不到。从8月份我们就开始到处反映这个事,可是他们都建议我们走仲裁。”李师义说。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不签订这个协议,也可以解除劳动关系,只要有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就可以,通过仲裁程序来拿到这个钱。

“可是我们现在急等着钱看病,等着仲裁,企业如果不服再起诉,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钱?”听到李师义这么说,该工作人员表示:“如果要起诉,还有走完程序的时候,可你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。”

怕耽误时间只是李师义和工友们不想走仲裁的一个方面,他

们担心的是,就算仲裁程序走完了,也只能拿到工伤保险的那两部分钱,企业的那部分钱看企业这个态度,他们还是拿不回来。

李师义的这个担心已经有了实例的印证,他的同事马廷龙是去年8月查出的尘肺病一期,12月被鉴定为七级伤残,当时矿上也让他签放弃补偿的协议,不愿意签字的马廷龙提起了仲裁。从提起仲裁到拿到仲裁裁决书,马廷龙等了九个月,裁决结果是李福煤矿需要支付马廷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7520元,并且2015年8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。等到这样的结果,却没起到什么作用,“我去找矿上,他们还跟我翻了脸,告诉我老板说了,如果像我这

样去仲裁起诉,连工伤保险那两部分都不给了。”

当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上李福煤矿一名姓蔡的负责人时,他表示,矿上下一步肯定不能干了,连矿坑都要回填。“你们去打官司肯定能赢,但是赢了也没什么用,矿上现在没有能力来支付这些补偿了。我劝你们还是趁早签了吧,你们的工伤保险交了那么短时间,能给你们这些补偿就不不错了。”

在这60多名矿工中,已经有一些扛不过企业,签订了这一协议,蔡成准就是其中之一,他在10月底签订了协议,可到现在依然没拿到钱,“当时矿上告诉我,如果再不签,就什么也没有了,我就签了。”

不确定的将来 病情或将加重,昂贵治疗费还没着落

对于李福煤矿这些患有尘肺病的工人而言,即便是一次性补偿全都要到手,也无法抵消这个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。

济南市职业病防治医院职业病科刘主任表示,尘肺是一种终生疾病,分为一、二、三期,李福煤矿这60多名矿工所患一期尘肺属于比较轻的阶段。“这种疾病并不是脱离了粉尘环境就能好,有部分患者在几年之后会向二期、三期进展,从以往的情况来看,煤矿工人患尘肺,进展要更快一些。”此外,尘肺患者并发结核的比例很高,肺癌的发病率也要高一些。从治疗上来看,目前没有太好的办

法,“一般都是对症治疗,如果进展到后期,花费也不小,我们这里有的是尘肺病人每个月的医疗费用在一万元左右。”

除了疾病加重这一隐患,这些尘肺病人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出去找工作,“有了这个病,干重活干不过人家,上哪去找工作人家也不敢要。”李师义说,“我们这个矿上很明显就是做得不对,怎么就没人管得了他?”

其实,被鉴定为六级伤残的矿工原本不需要为生活发愁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,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六级伤残的,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,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。

难以安排工作的,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,标准为本人工资的60%,但是李福煤矿这些工人却无法享受这一待遇。

《济南李福煤矿有限公司“12·15”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报告》的行政处罚建议中,建议济南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闭决定。煤矿一关,这些六级伤残的工人每个月60%的伤残津贴便无处可领。

“一级到四级伤残的,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月支付伤残津贴,五级、六级的就没有了,如果企业没法支付,工人就没法享受,算是掉到空里了。”济南市人社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说。